《清史稿》记明总督袁继咸率部降清有误

罗龙炎

《清史稿》卷一《本纪四·世祖本纪》，记乙酉年(1645)闰六月，"故明宁南侯左良玉子梦庚、总督袁继咸等率骑兵十三万、船四万自东流来降"，把袁继咸记为率部降清的总督。考《明史》(卷二百七十七)《袁继咸传》、袁继咸《浔阳记事》和《明通鉴》等，此记当误。

袁继咸，江西宜春人。明天启五年进士，尝为御史、参议等职。崇祯十五年(1642)，义军进逼江南。为战守计，朝廷拟派重臣总督江西、湖广、应天、安庆军务，提拔袁继咸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，驻九江督师。乙酉年闰六月，清军陷九江，明宁南侯左良玉之子左梦庚率部降清，并将袁继咸挟持至清营。后清廷诱逼兼施，屡屡劝降。袁继咸皆以"忠臣不事二君"坚拒，终于顺治三年(1646)三月二十六日，在北京城东门三忠祠就义，杀而成其志。其间，袁继咸不仅没有降清，更没有率部降清，而且还千方百计阻止部下的不忠之举

袁继咸《浔阳记事》和《明史·袁继咸传》以及《明通鉴》附编卷二下、《清鉴》卷二对此均有详细和明确记载。

《浔阳记事》为袁继咸被俘后系囚北京清廷狱中所记。袁氏就义后，遗稿由其家人编入袁氏《六柳遗集》(一作《六柳堂遗集》)。后由新昌胡思敬从《六柳遗集》中摘出，编入《豫章丛书》。

《浔阳记事》的主要内容之一，是详细记录了袁继咸在九江总督江西、湖广、应天、安庆军务前前后后的情况，重点是督视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师的情形。左良玉是明末大将，因数败义军而居功。南明福王即位，封宁南侯。他坐镇武昌，一向悍骜难制。时因江楚藩篱尽撤，倚重益骄，加之朝廷粮饷又时有不及，或奸人从中挑唆，每有不轨之意。袁继咸既奉命"督师"，遂与之频频周旋，或设法筹措粮饷，或正言责以大义，或修书疏通情谊，恩威并施，勉为忠义，暂事羁縻，不无成效。然左良玉部，多有降将，毕竟非孝子顺孙，加之南明弘光福王朝廷奸臣马士英专权昏愦，左良玉终由不满欲驱兵沿江东下。弘光元年(1645)三月，适值崇祯太子真伪事起，左良玉借保护皇太子之名举兵犯阙，以清君侧为由，进逼南京。至九江，袁继咸申以"先帝旧德不能忘，今上新恩不可负"之义，以死堵阻，终不成。正当浔阳城被左良玉部掠焚时，左良玉突然病死。左良玉死后，其子梦庚被拥为留后，袭帅左军，继行其父之事。

时值清军南下攻陷九江及江南一带，左梦庚与诸将一方面对福王朝廷马士英专权不满，另一方面畏敌保命，而"阴画计降清"。关于"降清"事，《浔阳记事》有一段详细的记述：

> 余心不能无疑，差人语邓林奇等(部将)不可为此不忠事。邓、汪移舟避皖湖中，阴遣人逆(迎)余。效忠(部将)方与惠(袁氏招安部将惠登相)镇合营，佯以惠镇意，遣所谓史参谋夙与余监纪善者来言曰："登相负忠义气，迎余赴其军，入江省为后图。"余曰："或二祖之灵启之乎!"遂乘风往。将近湖口，梦庚遣悍弁李致和挟舟行甚迅。距浔三十里则清营在焉。"

对此，《明史·袁继咸》也有较详细的记述：

> 中朝皆疑继咸、良玉同反。而南郡时已破，诸镇多纳款。继咸劝梦庚旋师，不听。遣人语林奇、硕画、士元毋为不忠事。林奇、硕画、士元避皖湖中，遣人阴逆继咸。继咸已为效忠绐赴其军。将及湖口，而梦庚、效忠降于我大清，遂执继咸北去……

同一件事，《明通鉴》附编卷二下亦记为：

> 是月，左梦庚降于我大清，执江督袁继咸，安抚张亮北去。时诸镇多纳款，继咸劝梦庚旋师，不听。已，梦庚遣郝效忠绐继咸赴其军。将及湖口，梦庚、效忠降，遂执继咸以行。……
>
> 继咸被胁去，犹遗书于部将邓林奇、江硕画，毋为不忠事。

《清鉴》卷二也有类似的记载：

> ……清兵已至江北，梦庚遂执袁继咸，及安庆巡抚张亮……北行。

上述四种史料对这件史事的记述，可以说是十分一致

的。所记具体地说明了袁继咸不仅没有率部降清，而且还一再阻止部下的不忠之举。

这一点，还可从袁继咸被执清营后，仍坚贞不二得到补证。对此，《浔阳记事》亦有详细记述。被执之初，清人以礼相待，诱逼兼施，袁继咸以“忠臣不事二君”决意拒绝。其后，他几次投水、绝食、自杀均未得死，遂被押解北上。途中，袁继咸作书与家人诀别，一字一血，“志决死国”。在北京狱中，清人仍待如宾客，多次使人劝降，清摄政王甚至宣谕许官，袁继咸皆以慷慨遂志之辞尽拒之，以为“不杀固清朝之仁，效死实明臣之义”，一再表示要“尽臣子职分”，“宁求一死”，终不屈。

据王思治主编的《清代人物传稿》上编第一卷《傅山》介绍，袁继咸被关押在北京狱中时，他的学生傅山得知，曾潜入都门，暗中照顾。袁继咸甚为感动，曾写诗送给傅山，抒发志向及他们之间的友谊：“独子同忧患，予今乃别离。乾坤留古道，生死见心知”。袁继咸就义前，还给傅山留下手札：“晋士惟门下知我最深，盖棺不远，断不敢负知己，使异日羞称友生也!”

《明史·袁继咸》传，因清人所撰，对此没有作详细记载，但仍简要记下了基本事实：“执继咸北去，馆内院。至明年三月，终不屈，乃杀之”。

《明通鉴》附编卷二下，亦记袁继咸被执后，“明年三月，不屈死”。《清鉴》卷二同样记“继咸北行，亦不屈死”。

综上，可以确定：《清史稿》记“明总督袁继咸等率部降清”是错误的。

《清史稿》关内本和关外本所记事，互有详略移置，而于袁继咸与左梦庚“来降”一事，所记则相同。其所本可能出于《大内文档》，录自当时江南驰驿“捷报”。编者未作核实，把以身殉明的袁继咸与率部降清的左梦庚相提并论而忠逆不分，实属谬误。一九九七年中华书局重印《清史稿》，与二十五史配套，亦未作核正，仍以误延误。

当初，袁继咸在序《浔阳记事》时，曾讲到作记的缘起之一，就是因为担心日后“传闻易于伪谬”，所以要作记“昭揭本末，正告来许”。现在看来，袁氏当时这种疑虑并非多余。今后，《清史稿》如有望再度重印，当予以修正，或可告慰袁氏当年在狱中为《浔阳记事》的良苦用心!

（作者罗龙炎：江西九江师专中文系副教授；邮编 332000）